

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十五

陽湖 趙翼 粱菘

通鑑綱目

通鑑彷左氏編年體雖創於溫公然溫公以前已有爲之者晉時習鑿齒已著漢晉春秋劉宋時劉允濟採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元魏時張始均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三十卷唐時裴光庭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等直宏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訖隋朝皆編年爲之柳仲郢之子璞著天祚長歷一書斷自漢武紀元爲編年閏位者附於左

蕭穎士謂仲尼春秋爲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馬遷作本紀世家列傳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書魏高貴鄉公之崩則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書梁敬帝之遜位則曰陳霸先反此皆在溫公之前則通鑑一書亦有所本觀穎士書法則并開朱子綱目之體例矣

綱目書法有所本

通鑑書三國事猶承陳壽之舊以曹魏繼漢爲正統至朱子作綱目乃始改蜀漢繼獻帝然習鑿齒漢晉春秋早以蜀漢爲正其著論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敘於帝王

况暫制數州之衆哉此又朱子所本也

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載司馬溫公與

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天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皆用列國法劉備雖承漢然族屬疎遠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爲比云云是溫公修通鑑時亦未嘗不斟酌于正閏也

綱目於唐中宗之廢居房州每歲首必書帝在房州雖朱子特筆然唐人沈旣濟亦已有此諭謂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遷鼎革命事矧其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呂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卽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合中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宜稱帝不稱廬陵王是此論實發自唐人也又朱子綱目用中宗嗣聖年號至二十四年

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鑑已是如此

按癸辛雜識歐公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以周稱之蓋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經亂周史遂有嗣聖二十四年之號年之首書曰帝在某帝在某蓋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年號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授則曰武氏天授此意甚嚴也但武氏旣革唐命國號爲周有周則無唐矣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與周同書則民有二王矣豈無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則魯國未嘗有他號云云是又以綱目所書爲稍紊矣然律以

春秋書法究以綱目爲正

通鑑綱目所書及集覽質實書法發明正誤等書所註多有謬誤者今摘於後以資考證

賈舉

綱目前編周靈王二十四年齊崔杼之亂一時有兩賈舉侍人賈舉崔黨也從死之賈舉莊公所嬖也左氏兩書侍人賈舉於前而下敘賈舉州綽等八人皆死明其

爲兩賈舉也。通鑑於崔黨之賈舉初書侍人而後削之。直云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遂弑之。賈舉等八人皆死。則兩賈舉幾於無別矣。敘事之明由於書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豈好爲重累之詞哉。

俠累韓廆一人兩書

綱目正編周安王五年益殺韓相俠累分注載嚴仲子使聶政刺之烈王五年韓嚴遂弑其君分注載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遂刺廆於朝并中哀侯按國策嚴仲子卽嚴遂也國策註俠累名傀韓非子作廆則俠累卽韓廆也豈有一人之身而聶政旣殺之於前嚴遂復刺之於後耶考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

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是使聶政殺俠累者嚴遂而弑哀侯者韓嚴也兩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鑑及綱目何以旣書益殺俠累又書韓嚴遂弑其君不且合兩事爲一事耶蓋綱目之誤因通鑑通鑑之誤因史遷聶政傳謂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乃使政刺殺俠累於其府中而史記之誤又因國策韓傀相韓駕東孟之會聶政直入殺韓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韓非子亦云嚴遂使人刺韓傀於朝傀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鑑綱目所本也然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政殺俠累之後烈侯又十年而卒則政殺俠累並未殺君也國策韓人攻宋

篇又云聶政刺相兼君許異楚哀侯而殪之

謂使其君爲死以免禍

是

故哀侯爲君而許負終身相焉夫哀侯被殺卽卒而子懿侯立許異又於誰之世而終身爲相哉則國策實誤以烈侯時事而實之哀侯也政刺韓傀時并中烈侯許異楚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難其時烈侯實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許異終烈侯之世常爲相其所以誤係之哀侯者何也史記索隱引竹書紀年韓山堅弑其君哀侯註云山堅韓嚴也始知弑哀侯者韓嚴而非嚴遂國策及史記聶政傳因韓嚴嚴遂名姓略同遂以兩人爲一人故有此錯通鑑及綱目亦未考訛遂襲其訛惟史記韓世家於烈侯時書益殺俠累於哀侯時書韓嚴弑其君

哀侯此則分晰明確最可據也王充論衡云傳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非也聶政之時韓烈侯也烈侯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烈侯卒嚴翁仲刺殺韓王事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短書小傳不可信如此云云是史記國策之誤王充已嘗辨之但未指其所以致誤之由故通鑑諸書仍襲前謬耳

薄后陳后不書立

景帝七年廢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陳氏廢不書其立於前遽書其廢於後斯爲漏脫無疑然考漢書諸帝紀凡卽位後必書曰立皇后某氏而薄陳二后獨不書殊不可解倘因伉儷不終而略之則宣帝之霍后

不過五年而見廢、何以當其甫立而卽大書之也、綱目
乏失書、蓋仍通鑑之缺略、而通鑑又仍漢書之缺略耳。

太初元將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改元太初、按漢書哀帝紀、待詔夏
賀良等言亦精于之識、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
元易號、乃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
劉太平皇帝、太初元將者四字號也、後世如光武之建
武中元、魏太武之太平真君、唐武后之天冊萬歲及萬
歲通天、宋太宗之太平興國、真宗之大中祥符、徽宗之
建中靖國、皆其例也、若節去元將二字、則與武帝之號
相犯矣、哀帝之改元雖不旋踵而復然、當其改之之始、

必不自複其先朝也元將二字應照本紀增入爲是

卓茂非仕於莽朝

延熹八年詔壞諸淫祀特畱洛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馮氏質實云卓茂宛人王莽時爲密令教化大行云云
今按茂本傳其爲令也在莽秉政之前其去官也在莽
居攝之始見幾而作不汚僞命馮氏乃稱其爲令於莽
時不幾厚誣正士耶當亟正之齊武帝永明五年魏高祐言卓茂行化蝗不入境集覽謂在光武時亦誤也

鍾繇

獻帝初平三年分注黃門侍郎鍾繇集覽云繇古由字
或音宙按世說晉文帝嘲鍾會曰與人期行何以遲遲

望鄉遙遙不至劉孝標注會父名繇故以遙遙戲之又景王嘲鍾毓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據此則繇字當讀餘韶切

立曹操女爲后

西漢平帝元始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爲皇后劉氏書法云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爲皇后書法云此其不書立魏公操女何命自上出也伏后之弑帝益廩廩矣於是立其女爲后將以自媚於操也按劉氏之說善矣猶有未盡者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旣大書於十八年之七月次年又書弑皇后伏氏則今之所立但

稱曹氏而卽知爲魏公操之女實與元始所書無異也
獨是莽女以父之篡而稱疾不起至赴火以自焚操女
以兄之篡而涕泣橫流知皇天之不祚綱目著莽女之
節而竟沒操女之賢殊爲缺漏矣

周撫

元帝大興元年彭城內史周撫叛降石勒詔下邳內史
劉遐泰山太守徐龕討之二年春遐龕擊周撫斬之質
實於元年條下註云周撫潁陽人訪之子按晉書周訪
傳訪長子撫強毅有父風始爲王敦爪牙後從溫嶠討
蘇峻又屢平蜀亂官至鎮西將軍哀帝興寧三年卒

寧三年六月晝益
州刺史周撫卒

曷嘗有叛降石勒事又考劉遐及蔡豹傳

綱目
於鑑

沛人周堅一名撫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與蔡
豹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龕將于藥斬之是叛
晉而被誅者沛之周撫非潯陽之周撫也質實不分涇
渭混註訪子遂令道和蒙反賊之名紕繆不亦甚乎後
至永昌元年王敦殺甘卓以從事周撫代卓鎮沔中質
實又云周撫潯陽人訪之子旣是同一周撫豈有已被
斬而復鎮沔者耶可爲一笑

惡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叛苻堅遣人告其子農等使
起兵農遂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止於烏桓魯利
家利爲之置饌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郎貴人

家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郎有雄才大志非爲飲食來也集覽云惡奴魯利呼其妻名正誤則云此乃戲罵其妻之辭非名也按晉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廩邱載紀則云使慕容農畧地河內攻廩邱克之是惡奴卽慕容農也陸龜蒙小名錄慕容農小字惡奴然則惡奴者猶棘奴冉胡奴呂超之類而稱之爲惡奴郎者猶買德郎桓冲鎮惡郎桓石虔之類非魯利之呼妻也王陳兩說俱失之

高密王恢之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定宇陳氏曰高密郡名綱目無此例二字合刪去按此句

若去高密二字是直以王恢之爲姓名矣不知此晉之宗室高密王其爵恢之其名也晉書宗室傳彭城穆王權之玄孫俊出嗣高密王畧薨子純之立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太尉安帝紀作司空按是時劉裕爲太尉豈容高密兼之當從帝紀爲是是高密王爲司馬恢之之封爵瞭然可知若依上文所書琅琊王德文修敬山陵之例則此句當去司空二字不當去高密二字也時德文爲大司馬領司徒蓋修謁園陵朝廷重事故伐秦之始既命琅琊與劉裕偕行至是旣克洛陽復特遣宗藩展其誠敬耳陳氏欲去高密二字亦不思之甚矣

記里鼓